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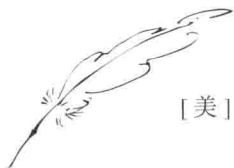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智术师集

张文涛 ● 主编



[美] 布鲁斯·麦科米斯基 (Bruce McComiskey) ● 著

高尔吉亚与新智术师修辞

Gorgias and the
New Sophistic Rhetoric

张如贵 ●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智术师集

张文涛 ● 主编



高尔吉亚与新智术师修辞

Gorgias and the
New Sophistic Rhetoric

[美] 布鲁斯·麦科米斯基 (Bruce McComiskey) ● 著

张如贵 ●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尔吉亚与新智术师修辞 / (美) 麦科米斯基著;
张如贵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8

书名原文: Gorgias and the new sophistic
rhetoric

ISBN 978-7-5534-5196-1

I. ①高… II. ①麦… ②张… III. ①高尔吉亚(约
前483~前375) - 思想评论 IV. ①B5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3667号

高尔吉亚与新智术师修辞

著 者 [美] 布鲁斯·麦科米斯基
译 者 张如贵
出 品 人 刘丛星
出 品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总 策 划 崔文辉
责任编辑 崔文辉 张春峰
装帧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hanyue.com/>
邮 箱 jl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534-5196-1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柏拉图对话没有一篇以诗人命名，却有好些篇以智术师命名，似乎智术师是柏拉图更大的敌手。柏拉图哲学堪称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启蒙运动最为深刻的批判，旨在收拾启蒙运动导致的礼崩乐坏残局——古希腊的智术师们是雅典启蒙和民主运动的思想引领者，要理解柏拉图甚至深入理解古希腊思想史，必须认识智术师。现代哲学可谓现代启蒙运动的结果，认识古希腊智术师的思想也为我们理解现代哲学提供了极好的参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启蒙不过是雅典启蒙的翻版，柏拉图的处境仍然是我们今天的处境……

本系列将提供古希腊智术师派全部今存文本(含残篇)的笺注体汉译，亦选译西方学界的相关解读及研究成果，以期为我国学人研究雅典启蒙打下基本的文献基础。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成组

2010年8月

中译本说明

如果有兴趣稍微多翻检一下当代西方的智术师及相关修辞研究，便会发现，情形着实热闹得很。虽然几乎所有的当代智术师研究者们都在为智术师翻案、做辩护文章，但具体进路各有差异，诸如新实用主义、女性主义、种种后现代理论等时髦思潮，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响应。研究者们打起口水仗来，更是颇拘小节。

本书作者麦科米斯基（Bruce McComiskey），想要在夏帕（Edward Schiappa）的历史重构（参其收入本丛书中的《普罗塔戈拉与逻各斯》一书）和波拉克斯（John Poulakos）的新智术师挪用（参其收入本丛书中的《古典希腊的智术师修辞》一书）之间走出第三条道路来，因而算是一个调和派。于是，作者一方面致力于对民主雅典时代重要智术师高尔吉亚的形象进行历史重构，对其残篇和思想进行局部和整体的解读，另一方面则试图揭示高尔吉亚的修辞理论如何在今天经由新智术师之手得到了充分利用。对这种当代西方学术工业生产中典型的中规中矩的技术套路，我们大可不以为然，不过，作者简明扼要地揭示了智术师与当今后现代派的诸多思想关联，直观明朗地向我们呈现智术师修辞在当代的全面复活，由此提醒我们恰切认识当下思想文化的处

境及其古老渊源——从这一点说，本书颇有意义。

所以，本书最大的好处，便是让我们有个简便的机会，看到古老的智术师文化早已在当代多元文化主义的新新世界里全面开花结果了（德里达、利奥塔、鲍德里亚、罗蒂、费什……），其状况之盛，超出我们的想象。读了此书，你一定会恍然大悟，原来今天智术师简直遍地都是啊……看着眼前全球村里这番繁荣纷乱的文化景象，真叫一个乱花渐欲迷人眼。

施特劳斯说，“柏拉图对智术师的批判，是对‘知识分子’的批判”（《信仰与政治哲学》中译本，页88、93）。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本来应该是智识或理智（intellect）、从而古典意义上的知识追求或智慧追求的代名词或化身，可是今天，知识分子面临的最大悖论，正是对知识或智慧的背离。

为什么施特劳斯会认为智术师就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在施特劳斯看来，智术师是什么样的人？在与科耶夫论战时，施特劳斯曾这样区哲人与智术师：“哲人只关心对智慧的追求，只关心在那些天生有能力从事哲学的人那里，点着和燃旺对智慧的爱……如果哲人由于肉体的弱点，变得关心起别人的承认（引按：也就关心由他人的承认而来的名声和荣誉）来，他就不再是一个哲人了，按照古代经典的严格观点，他就变成一个智术师了”（《论僭政》中译本，页220）。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施特劳斯对智术师有更充分的论述，比如他说：“智术师是这样的人，他对真理漠不关心，也不热爱智慧，尽管他比别的大多数人都更清楚，智慧或科学乃是人类最为卓越之物。他认识到了智慧的独特性质，知道由智慧而来的荣誉乃是最高的荣誉。他关心智慧，不是为着智慧本身的缘故，而是为了与智慧相伴随的荣誉或名声”（页117）。

智术师当然都是些非常聪明的人，他们关心智慧，利用智慧，甚至玩弄智慧，但就是不热爱智慧。热爱荣誉与热爱智慧的

差距，最终不可以道里计：智术师由此否定确定的知识而代之以相对主义，在政治主张上诉诸掌控偶然、讲求平等的社会契约论，并发展出一套逻辑特别的论辩之术以服务于上述目的。施特劳斯说的“变成”二字值得留意——说到底，与其说智术师全然不是哲人，不如说智术师是哲人的古典败坏类型。

施特劳斯说到智术师即知识分子时，是在与沃格林讨论该不该用生存主义的术语来描述柏拉图，因为施特劳斯看到，在柏拉图与现代的生存主义之间，实在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不过，这种冲突仅仅是古代与现代的冲突吗？那倒不是。海德格尔说，人的生存或此在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这话听来不就像智术师普罗塔戈拉在说，人所认识的世界都是与人有关的世界（“人是万物的尺度，既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非存在者非存在的尺度”）？无疑，在施特劳斯眼里，海德格尔这位“最为清楚地思考过‘生存’问题的人”关于此在世的看法，完全就是智术师式的。所以，某种意义上，施特劳斯对生存主义或海德格尔的批评，也就是现代版的柏拉图对智术师的批评。

在今天大众传媒空前发达的时代，对荣誉、名声或“承认”的获求有其更为便利高效但却败坏堕落的方式，即大肆地迎合公众，向公众谄媚，也就是，媚俗。我们都知道，出现于现代性历史-政治处境下的知识分子类群，向来就以公共担当为己任，“公共知识分子”一词实为同义反复。可是，为什么“公知”会成为一个贬义词（有如“智术师”在柏拉图那里成了个贬义词），这本身就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无论如何，媚俗公知的出现，令知识分子与知识或智慧的距离更加遥远了。所以，就连一位我们深为景仰的公共知识分子泰斗，也做出了这样的观察和反省——“公共越多，智识越少”（波斯纳语）……

总之，本书最大的功劳，便在于提醒我们：当今时代的智识处境，完全是一片为智术师文化所笼罩的氛围。鉴于此书的特殊

意义，编者特地约请好友、西南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张如贵兄翻译出来，以飨读者。如贵兄在百忙之中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在此谨表谢忱。

张文涛

2013年7月

于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因此，对智术来说，首要情形既是历史的亦是学术的：在智术中有一值得研究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有一值得理解的沃土，它不断地产出种种新“智术”。

——罗吉尔·莫斯

致 谢

古典修辞学在美国传播学研究和英语院系中的复兴，重新引发了人们对诸多历史人物，特别是对智术师的兴趣。当然，若无前人那些耐心专注、细致详审的学术研究成果，本书之写成，几无可能。这些研究者认为，对当代的修辞学者，希腊的智术师还有颇为重要的东西要说。克罗雷（Sharon Crowley）、埃诺斯（Richard Enos）、加纳特（Susan Jarratt）、尼尔（Jasper Neel）、约翰·波拉克斯（John Poulakos）、塔克斯·波拉克斯（Takis Poulakos）、夏帕（Edward Schiappa）以及维坦查（Victor Vitanza）等诸君之前的著作，为本书《高尔吉亚与新智术师修辞》的写成奠定了基础。

本书的问世，得益于多年以来我和许多学者，如劳尔（Janice Lauer）、夏帕及柏林（Jim Berlin）诸君具有启发性的讨论。对以上诸君，笔者一直心怀感激。同时，我也要感谢史蒂文斯（John Stevens），他帮助我翻译了高尔吉亚的《海伦颂》，功莫大焉。

兹将《高尔吉亚与新智术师修辞》一书，献给我的妹妹凯伦和妹夫司各特，以及小侄强纳生和史蒂芬。本书的历史研究路径，他们或许持有异议，但他们的关爱和支持却使一切皆成可能。

本书问世之前，部分章节曾在不同杂志发表。第一、二章大体源自“拆解《高尔吉亚》中柏拉图对修辞的批评”（原刊《修辞学评论》1992年总第11期，页79~90，经劳伦斯·厄尔鲍姆出版社同意重印）以及“高尔吉亚与修辞技艺：现存高尔吉亚残篇的整体性解读”（原刊《修辞学会季刊》1997年总第27期，页5~24）两文，仅略做修改。第五章对“全球村、多元文化主义与智术师修辞的功能”[原载斯维尔林金（C. Jan Swearingen）编《修辞、城邦与全球村》，劳伦斯·厄尔鲍姆出版社，1999，页75~82，经出版社同意重印]一文做了大幅度扩充。最后，附录中罗列的一些资料，源于“智术师修辞与哲学：英语学界1900年以来学术文献选介”一文（见《修辞学会季刊》1994年总第24期，页25~38）。

导 言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间，人文学者得以亲睹智术师学说¹的复兴，亲睹这些学说以“新智术师（neosophistic）”的面貌被大量运用到各种当代学科之中。但是，整个90年代出现了一些重大进展：对于作为个体思想者的智术师们，我们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有必要重估我们对于这群迥异于他人、四处游方的教师的认识；同时，一些关于新智术师挪用（neosophistic appropriation）的评论文章，促使人们有机会重新思索古代智术师学说对当代教育学目标 and 政治目标的贡献。在本书《高尔吉亚与新智术师修辞》中，笔者考察了智术师的复兴，以及这一复兴在晚近带来的特别与修辞研究相关的一些修正意见。

智术师

智术师是谁？这个问题比大多数人所认识到的要难以回答得多。有证据表明，在古希腊世界，任何一个有智慧的人都叫作智术师，然而，从某些论述公元前5世纪演说术的20世纪学术著作中，我们了解到，智术师们持有某些共同的信念。即便如此，在

阅读现存智术师的文本时，我们也发现，从他们对风格的运用，到他们的知识论信念，再到他们的政治理念，智术师之间的差异都非常大。

“智术师是谁”这个问题，即便对一个生活和研究于从古代的古典时期到古代晚期的人来说，也难以回答。柏拉图对智术师这一术语的否定性使用，其影响之深远，以至于亚里士多德及后世的修辞学家都只是在指称他们时代最不伦理的演说者之时，才肯用这个术语。以下是从柏拉图的作品中拈出的几个例子，态度鲜明地表明了他对智术师的看法：

2

陌生入：智术师的技艺可以追溯至敛聚性、获取性系统的一个分支……它以人为猎取对象，私下里进行，目的是为受雇于人，以收取金钱为回报，与教育类似——这种技艺就叫智术（Sophistry），它猎取富豪显贵之家的年轻子弟。（《智术师》，223b）

陌生入：那么结论是，智术师对一切主题都有只是号称的、表面性的知识，而没有关于实在（reality）的知识。（《智术师》，233c）

阿尼图斯：我希望我的亲朋好友，无论是雅典人还是外邦人，都不要愚笨到被这些人（智术师们）所毁灭。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任何和他们打交道的人，明显都要遭其毁灭和腐蚀。（《美诺》，91c）

苏格拉底：但像你这样的一个人，以一个智术师的身份面对同胞，难道不觉得羞耻吗？……

希波克拉底：如果说真心话，那么我确实会觉得羞耻。（《普罗塔戈拉》，312a）

苏格拉底：我知道智术师们发表过很多华丽的言辞，并且相当自负。但是，由于他们只会浪迹于城邦之间，居无定所，我担心他们对哲人和政治人的看法是错的，担心在战争时期，在与敌人搏杀或谈判之时，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所言所行。（《蒂迈欧》，19e）

苏格拉底：这些收费授徒的私人教师，政治家们称其为智术师并视其为敌手，这些人给人灌输的无非就是大众在公共集会上所发表的那些见解罢了，可他们还把这种知识叫做智慧。（《王制》，6.493a）

亚里士多德也许是柏拉图最出名的学生，他遵从了师法（party line），可以说，他对智术师和智术的看法，很像《智术师》中的陌生人的观点。在《论智术式辩驳》（*Sophistical Refutations*）中亚里士多德写道：“智术师的技艺貌似智慧而实非真正的智慧，智术师就是靠这种似是而非的智慧来赚取金钱的人（165a）。”同时，正如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的译者肯尼迪（George Kennedy）所言，在该书中，亚里士多德将智术师们描绘成了运用“狡诈的”或“似是而非的”论点的人（35~36）。这样，后世修辞学家便以亚里士多德的描述为基调，对智术师们横加挞伐，说无论事物好坏——也就是说，无论当时碰巧有何种流行的修辞理论——智术师们都一概加以反对，也不管该理论实际上与很多智术师所擅长的东西有相似之处。不过，幸运的是，并非所有古代学人都接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这套说法。

阿里斯提德斯（Aristides）是公元2世纪的希腊修辞学家，一生游历甚广，曾在亚洲、意大利和埃及研习修辞学和哲学，但成年时期大都在雅典演说、著述和教学。阿里斯提德斯受训于

宏富的雅典演说传统，熟稔智术师学说，对智术师与柏拉图及其追随者相关联的那一段令人困惑的历史了然于心。然而，即便是阿里斯提德斯也承认，古希腊术语“智术师”的原意是“有智慧的人”，直到柏拉图及其公元前4世纪的同时代人开始，才将“智术师”变成了一个带有贬义的术语。在其《演说集》（*Orations*）中，阿里斯提德斯这样说道：

希罗多德不是把梭伦（Solon）叫作“智术师”吗？同样，他不是对毕达哥拉斯也这样叫过吗？安德罗提翁（Androton）不是把七贤（七个有智慧的人）叫作“智术师”吗？同样，他不是把苏格拉底这位名人也称作“智术师”吗？……吕西阿斯（Lysias）不是把柏拉图，还有埃斯基尼（Aeschines），都叫作“智术师”吗？有人要说，吕西阿斯这样叫是想表示贬抑。但其余作者对另外那些名人根本就没有任何贬低之意，相反，他们直呼这些名人的名字。并且，即使人们把柏拉图叫作“智术师”时可能带有贬意，为何人们谈到其他人时也这样称呼？所以，我觉得“智术师”在当时可能是一个通用术语（general term）。（46）

那么，按阿里斯提德斯的说法，“智术师”这一术语的用法曾有过一次大的转变。在柏拉图之前，把人叫作智术师是带有褒义的，但在柏拉图之后这样叫却成了羞耻的一个来源（参《普罗塔戈拉》中苏格拉底和希波克拉底的讨论，部分见前面引述）。若欲尽可能全面了解智术师进而了解新智术师修辞，我们就必须明白，柏拉图对智术师的描述很具体，但却具有欺骗性，他将这一术语的用法仅限于指称那些与他相争的游走四方的教师，同时，他也将某些特性和学说不太准确地归给每位智术师人物，但从现存文本看，这些特性和学说可能站不住脚。

但是，柏拉图之后的数个世纪中，人们接受到的有关智术师的知识，大部分都来自柏拉图的对话。即便真有某个智术师文本被详尽研究过，那也是从柏拉图的词屏（terministic screen）这一角度来进行研究的。不过，在20世纪，这种已被接受的知识将会有所改变。按照格思里（W. K. C. Guthrie）的说法，一些研究古代哲学的学者开始重新思考智术师和他们的敌手柏拉图之间的对立，重新思考的背景是由几起历史事件（特别是“二战”前和“二战”期间在德国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所造成的。格思里写道：

一直到相对晚近时期，盛行的观点——我这一代的学者在其中耳濡目染地成长并熟知的观点——都还是认为在柏拉图和智术师的争辩中，柏拉图是正确的。柏拉图言行如一，是一个真正的哲人或者说爱智慧的人，而智术师也确实肤浅寡陋，贻害青年，最糟糕的是，他们甚至是些故意骗人的家伙，按照现代意义来说智术师的话，他们就是些散播智术的人。然而，从20世纪30年代起，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在为智术师及其同类正名，把这些人视为进步和启蒙的倡导者；同时，也出现了对柏拉图看法的急剧转向，把柏拉图视为心胸褊狭的保守分子和威权分子，一个靠中伤诽谤智术师的名声进而打压智术师著作的人……的确，欧洲极权主义统治的出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强有力地推动了这场运动；同时，了解到纳粹党的目标，正如在其官方纲领中所描述的，是为了创造出最最柏拉图意义上的国家卫士，这是颇令人不安的。（10）

这些对智术师学说的“新阐释”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它们采取的仅仅是一种否定性的解构方法。换句话说，这些阐释并没

有对柏拉图所认为的那些属于智术师的学说本身加以责难，相反，他们把这些学说当成历史事实加以接受，并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去评价它们。这些新阐释认可了柏拉图与智术师的对立，只是现在受责难的是柏拉图而非智术师。这样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当我们研究现存智术师文本时，发现很多在柏拉图眼里本属于这些游走四方的教师的学说，实际上可能并非智术师们自身所秉持的。因此，这些20世纪前半期所谓的新阐释所重估的智术师学说，并非智术师本人的，而是柏拉图归给他们的。

- 5 在公元纪年的整整2000年间，出现了四种研究智术师的路径，这里依照其价值由低到高逐一列出。第一，有些学者全盘接受柏拉图所说的话，将智术师贬斥为贪婪成性的欺诈之徒。第二，一些学者接受了柏拉图关于智术师的言论，但是，基于柏拉图所刻画的智术师形象，他们尊重这些游走四方的教师而非贬低他们。第三，一些学者撇开柏拉图对智术师的错误再现（misrepresentations），亲自研究智术师文本，试图在那些最有名望的“早期”智术师之间发现共通的脉络。第四，一些学者撇开柏拉图对智术师的错误再现，亲自研究智术师文本，试图了解各个智术师在前苏格拉底思想语境中的独特贡献。我认为，无论史学家对柏拉图所刻画的智术师形象是否定还是赞赏，把柏拉图的对话看成是对那些游走四方的智术师的观念和实践进行的真实历史写照，这样的学术观点怎么说也是不可靠的。不过，批判或者忽略柏拉图的错误再现，站在智术师们自己所说的话这边，有助于我们更准确而充分地阐释智术师的学说。尽管我深信把智术师当成有松散关联、各持异见的一群人来研究自有其价值，但我认为，对智术师学说最准确的描述，来自对各个智术师的单独研究。